

鸽子隧道里的无限循环

□ 撰稿 | 薄荷

说到作者和作品的关系，自然就想起钱锺书那句广为人知的妙语：倘若吃了一只蛋觉得好，何必非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。然而人人难免八卦心，都用不着扯起“知人论世”的大旗。我自己的毛病一直是，越喜欢的作者，越不爱打听他的生平；越满足于作品所构筑的世界，越不想往别处张望——这也是《鸽子隧道》这本书几年来一直躺在我的文件夹里吃灰的主要理由。结果同名纪录电影来了，最终还是被约翰·勒卡雷投喂了一个猝不及防。

电影《鸽子隧道》可称粉丝向。如果你爱读勒卡雷，就能从细碎到丰饶得到很多收获；如果是压根不读他的人，应该会看得一头雾水。他把自己营造的间谍世界拉出来跟007的比较，说想写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。确实太不同了，很难想象那些其貌不扬、才华横溢又灰心丧气，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也并不快乐的人们，会是风流潇洒、呼风唤雨的詹姆斯·邦德的同行。

勒卡雷写香港，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：明媚可爱的中环周围环绕着深不可测的黝蓝山林和海水，中国人的舢板揽在维多利亚港，船尾炖着一锅热腾腾的杂菜，一对各怀鬼胎的欧洲男女并排躺在船头仰望璀璨星空。他所写的和我印象里兴旺热烈的香港，简直不像是同一个地方。勒卡雷就是有这个能耐，任凭故事本身再怎么惊心动魄，他都能让疲惫和迟暮拖住一切的后腿，让诡诈和狡黠都跟着慢半拍，带累得全世界都一副灰头土脸丧眉搭眼的模样，四海攸同，无问西东。

据电影说，勒卡雷的父亲是个职业骗子，财聚财散，拆东补西，母亲则在幼年就弃他而去。这个出身让人不得不联想到《名利场》中野心



勃勃的贝姬·夏普小姐。父亲手面阔绰的时候，送儿子进好学校，接受了原本得不到的好教育。也许对勒卡雷来说，骗局和权术就像原生家庭一样，一直在那里，可亲又可厌，而他的成长毕竟又仰赖于此。勒卡雷写女性往往面目模糊。“圆场”里唯一一个满腹情报、脑筋清醒的女性，是一位患有严重风湿病站都站不起来的老婆子。要说这都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，未免强作解人。然而这让我想起《水浒传》，仿佛非得舍弃角色性别“起人物”，在这么通透的作者身上也比较罕见。

勒卡雷的世界观是稳定又灰颓的，处处流露理智的悲观。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一度坚信人类的行为背后总应该隐藏着合理的解释。后来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，“内室之中，空无一物”。就像令人闻风丧胆的孔雀翎其实并不存在一样，人世间也并没有什么周详谨慎的计划，大伙儿基本上就是胡过。

他解释“鸽子隧道”这个名字的由来，说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去蒙特卡洛赌钱，赌场为了招揽生意，有打鸽子的游戏。大屋顶上豢养的鸽子被捉住，塞进广场下纵横的隧道里；鸽子趋光，会扑棱着朝明亮的隧道出口飞去，等待它们的是地中海上空的蓝天，以及赌客的枪子儿。而那些侥幸没有被射中的鸽子，不知道自己能飞去哪里，最终还会落回它们的出生地——赌场的大屋顶上。于是开始了下一轮循环。勒卡雷说，他的每一本小说都想过要用“鸽子隧道”作为题目。

如此原封不动地引用这么一大段话，是因为我无法比他说得更好。如果这个故事也让你心有戚戚，那么勒卡雷的作品应该不会让你失望。☑

